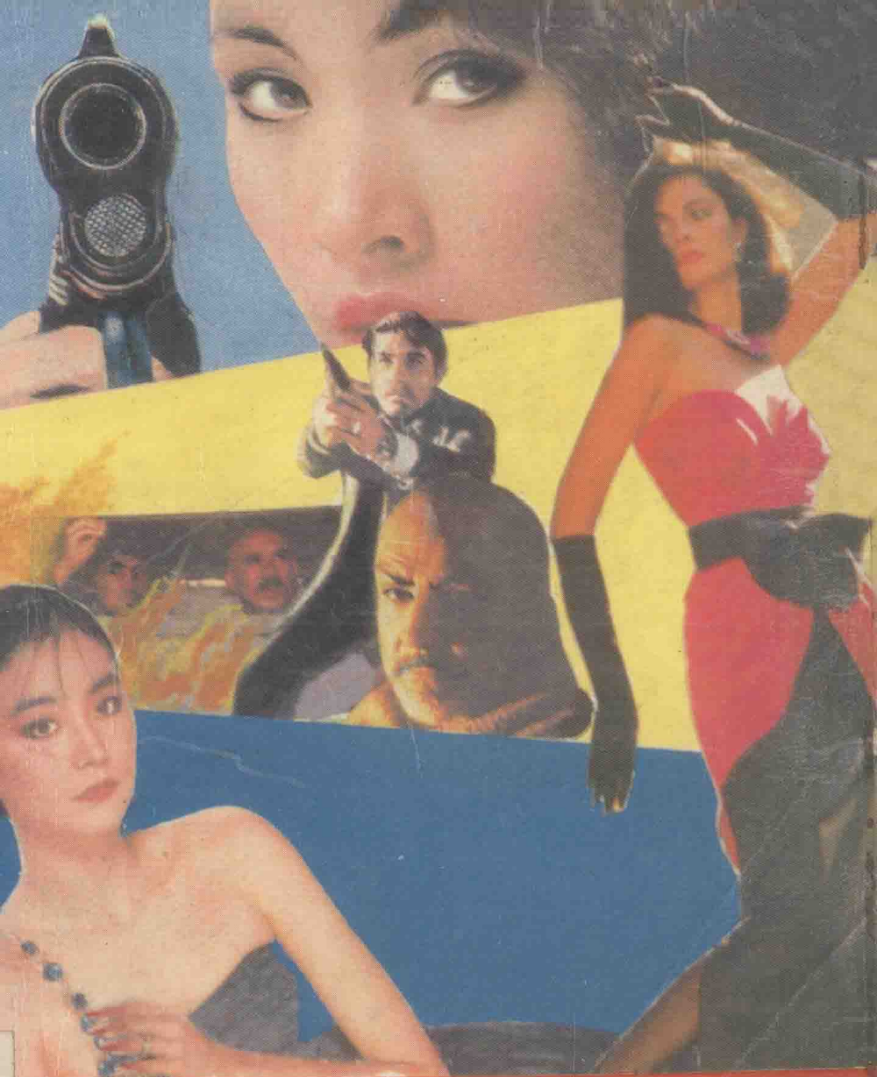




香港復仇女郎

香港

复仇女郎

习达元著 宝文堂书店出版

责任编辑 罗 雅
封面设计 钱国庆
责任校对 方 立

香港复仇女郎

宝文堂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湖北省汉阳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1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2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0册

JSBN7—80030—102·8/1·67 定价(平)3.20(覆膜)

内 容 提 要

燃烧，燃烧，复仇的怒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一个善良的女人，被仇人迫害得走上亡命的道路。为了追踪杀害她心上人、夺走她未见过面的孩子并将她卖了的仇敌，她从美国的迈阿密追踪到香港。为了复仇，她利用艳丽照人的相貌，雍容优雅的风度，在黑社会中巧妙周旋，将她心目中的仇敌一个接一个地干掉。她凭借过人的机智，挑动黑社会帮派之间的浴血搏斗，使仇敌横尸累累。无意中，她得知一个她所认定的仇人，竟是收养她从未见过面的女儿的人。为了证实这一点，她返回大陆，找到知情人，才弄清她当年一胎生下两个女儿。一个为她所谓的仇人收养，另一个正受着非人的蹂躏，至此，她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所有的厄难，都是她所信赖的某人一手制造的。她将十三颗带着仇恨怒火的子弹射进仇敌的胸膛，而她则为不明真相的女儿开枪击伤，含恨而终……

作者以娴熟的文笔，优美的语言，向读者揭示了香港黑社会的内幕，也细腻地描绘了主人公的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情与爱、怨与仇。既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又缠绵缱绻，颤人心弦，必使您手不释卷，一气读完。

目 录

第一章	私会党、美妇人寻仇毒梟巢穴.....	1
第二章	严人杰险陷万宝夜总会.....	11
第三章	老色鬼三会小丽人.....	31
第四章	痛苦与仇恨的历程.....	49
第五章	血洗私会党.....	69
第六章	永存在她心中的迈阿密情丝.....	90
第七章	在黑色曲线里寻寻觅觅.....	113
第八章	错综复杂的黑社会恩怨.....	134
第九章	神秘的性虐待狂.....	154
第十章	加紧实行的复仇计划.....	176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地下室巧遇蛇女.....	198
第十二章	贩毒集团锦田火并.....	221
第十三章	呼风唤雨，文茜茹巧构陷阱.....	241
第十四章	私会党暗藏杀机.....	262
第十五章	山重水复，疑云陡绽.....	283
第十六章	复仇女遗恨白笔山别墅.....	302

第一章

私会党、美妇人寻仇毒梟巢穴

一天早上，在九龙汉口道一侧，贴近西青会的何步青诊所，年近五十岁的何步青医生，独自坐在办公桌边，翻看当日《镜报》。

“笃、笃，”门上轻响两下。

“请进。”何步青头也不抬地说。

门簧轻轻一响，又清脆地阖上。何步青刚闻到飘来的高级香水味，立即被浑身珠光宝气的美妇人惊得抬起头：“夫人，你……”何步青放下《镜报》，站起身。

“请坐下。”美妇人反客为主，姿态娴雅地说：“你还认识我吗？”

何步青满脸堆笑：“夫人，有点面熟。你请坐。”

美妇人微微一笑，不经意地四下看看室内摆设，款款走近办公桌边，望定他说：“何大夫，你真记不起来了？”

何步青皱皱眉头，又上下打量她一眼，讨好地笑着说：“夫人，我这儿来去的夫人小姐甚多，一时……”

“哈哈……”美妇人仰头一阵大笑：“何先生，二十年前在美国迈阿密……”

何步青脸色陡变，伸手去拉抽屉。

“别动！”美妇人面带冷笑：“你老老实实坐着，把我问的事说明白，就算两清。不然……哼！”

何步青盯着她手上的黑洞洞的枪口，驯服地垂下手，“夫人，我早就洗了手……”

“我知道。但不等于还了债！”她抿抿嘴唇，荡过一抹轻蔑与凶狠。

“那……你请问吧。”

她咬咬下唇，沉吟片刻：“当时，是谁让你那么干的？我的孩子呢？”

“我……”何步青额头上滚出豆大的汗珠，结结巴巴地说：“我当时也是被人强迫的。只知和我打交道的人，是个二十几岁的男子。命我将你麻醉后，他就让人把你弄走了。孩子的情况，我不知道。”

“嗯哼？”

何步青手臂抽搐一下，愣望着一脸杀气的美妇人：“夫人，我实在是不知道……”

美妇人怒目斜睨，狐疑地瞥了他一眼：“这么说，替我接生的，不是你？”她的眼前，呈现了当时的情景：当她在昏迷中时，只感到身下在不停地颠簸。等她醒来时，已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刚睁开眼，就被耀眼的白色刺激得闭上了眼。她只感到腹痛、大腿之间疼，想去抚摸凸起的肚子，但刚想动弹，就明白手已被绑在床架上。大腿间象在撕裂，她大喊起来。

一个戴着口罩、白帽、身穿白大褂的男人，从她大腿间抬头望了她一眼。她恍恍惚惚的，汗珠已迷糊了双眼，但她仍然记住了那双眼睛。带嘲笑的、邪恶的眼睛……

美妇人不由又打量了何步青一眼。充满杀气的脸上，浮上一片疑云：“难道真不是他？”

何步青发现她走了神，猛力将桌子一掀。

她轻捷地向后弹跳开，“扑”地一声轻响，何步青已瘫坐在地，用手捂住汨汨冒血的胸口。

“这怎么说呢？”她冷笑着说：“何步青大夫？”

他凶狠的目光瞥她一眼，咬紧牙低下头去。

“为什么要杀害我一家人，连孩子都不放过？”

沉默……

“嘿嘿，”美妇人又一声冷笑：“何大夫，不，郭云卿！”

他一听这个名字，立即惊恐地睁大眼睛，浑身颤抖起来。

她望望他变了色的脸，荡过一抹胜利者的微笑说：“你以为我找上门，是偶然碰巧吗？哈哈……”她大笑起来。

“本来，我是准备让你活下去的！看来，还是世才说得对！”

“世才？”郭云卿惊望着他：“黄世才？”

“对，不是他，我可活不到今天！”美妇人艳艳地一笑，揶揄着说：“现在，我可以把什么秘密都告诉你！懂吗？”

“夫人——”郭云卿猛力从地上弹跳起来，但刹时又倒下去。

她看看他额心流血的弹孔，又环顾办公室一眼，镇定地、雍容洒脱地走出了诊所……

※

※

华灯初上，三十四层楼的龙记商业大厦，灯火辉煌，戒备森严。

今天，龙记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白云龙在五楼大摆宴席。昨天，他携带女儿白兰花、白海棠和外甥严人杰，从槟城飞抵香港。

在槟城，白云龙曾电告他的公司负责人，为宴请“三合会”、“十四K”、“四海帮”、“鬼影帮”、“私会党”的堂主、首领、会首，以及其他黑社会兄弟作好准备。

五楼的几个大厅里，挤满了男女老少。混浊、浓烈的烟味、酒味、香水味和汗臭味混在一起。一阵艳笑后，荡起一阵男人粗野的叫好声。

“老五，听说你近来财运不错！”一个胖胖的男子，对一个三十五六岁，打扮妖冶的女人说。

“不行啰，”她艳艳地一笑：“肥佬，我说出来，你又说我车大炮（吹牛皮）！”

“哪能。”胖子贴近她涎笑着，压低嗓子说：“昨晚怎么样，待会我俩去耍耍？”

“放你娘的屁！”老五腰一扭，款款向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走去。

突然，一阵笑声，从中央大厅处传来，人们翘首而望。

中央大厅西侧，分东西南北四厅。大厅后面是雅厅。雅厅里，多是头面人物和女眷。大厅门口，白云龙身穿赭色对襟杭绸起金钱花大褂，灯笼裤，抱拳在胸，满面春色。一面和客人寒暄，一面介绍他的外甥严人杰。

严人杰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〇，纯白毛料西服内，

衬件墨绿色恤衫，系条鹅黄底色起绛红斑点领带。他刚理过发、刮过脸，满脸英气，笑容可掬。国字脸上，目光熠熠。严人杰身边，是面容俊俏，体态袅娜的白兰花。白海棠今天为吵着要参加宴会，被白云龙狠狠克了一顿，气得痛哭流涕，留在三十二层楼上卧室里。

客人当然明白，白云龙如此慎重介绍的不仅是他在香港的代理人，龙记股份有限公司的代总经理，他的外甥，还有他未来的女婿。

客人入席以后，白云龙让白兰花领着严人杰去各个桌上敬酒。刹时笑语声喧，热闹非凡。酒过三巡，看过五味，白云龙抱拳在胸，到各个酒厅里还规矩，请各位老大帮忙扶持。

几杯酒下肚，发癫的、佯狂的，都扯起嗓子喊：

“白大哥放心，咱哥们讲的就是一字——义！”

“好说，好说！”

“哈哈……瞧你老大哥说的，这话不是见外啦——”

祝酒之时，严人杰和白兰花同时发现，有一男一女盯住严人杰看了一会，还相顾浮上一抹冷笑。严人杰和白兰花一惊，让人去打听，那一男一女，是“私会党”的两个首领，女的叫乔琼仙，男的叫马登高。

乔琼仙二十四五岁，容貌秀丽，身材苗条，秋波微泛的眼里，常露冷笑。

马登高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脸色冷漠，情感深藏，目光冷峻。

“私会党”是比较年轻的黑社会集团，与别的黑社会集团相比，更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直到现在，人们只知其办事

处设在域多利皇后街的一间小屋里，不知其总部在哪。由于私会党在近年中干了不少大案，野心勃勃，心黑手毒，为不少黑社会党徒推崇。自从去年与私会党作对的十四K二堂主、红旗老五以及鬼影帮的副帮主被人暗杀以后，私会党就在香港站住了脚。私会党还扬言：伤他一人，以一命相抵，杀他一人，以十命相抵。对私会党的所作所为，香港警方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连为台北宠爱的十四K，对二堂主和红旗老五不明不白丢了命，也只好作罢。

白云龙对私会党并不了解，听管事说私会党颇有来头，便让人发了请帖。

严人杰听说冷眼打量他的男女是私会党，颇感惊诧。白兰花却冷冷一笑：“哼，表哥，别看那对狗男女神气，跟我爹做对，他们还太嫩了点！”

严人杰微微一笑说：“难道我们来香港会妨碍他们？”

“不知道。”白兰花稍稍一想说：“就是妨碍了他们，又能怎么样？”

“嗯……”严人杰沉吟一会说：“那是。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还是让舅父小心为是！”

“表哥，我看他们好象注意的是你！”

“是吗？”严人杰眉头一皱：“我难道在哪惹过他们？”

“别担心，表哥！我谅他们也不敢！”

“嗯……”

酒宴中途，严人杰再去看那对男女时，已不见了。刚回到白兰花身边，却发现一个珠光宝气、面容艳丽的中年妇人，坐在中央大厅一角打量白兰花，不由又酸了那妇人两

眼，顿时感到惊怪，无论是在门口还是在敬酒时，均未见过这个美妇人。立即对白兰花低语两句，去寻管事打听一下。不想，当严人杰和管事来时，那美妇人已不见踪影。

严人杰蓦地惊觉，一直追到一楼问：“你们刚才见过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人出去没有？”

“没有，表少爷。”

“那……大楼有后门没有？”

“有三处侧门。”

“咳！”严人杰一拳打在自己掌心里。

※

※

白云龙的三女儿白海棠，因闹着参加宴会被克了一顿，关在房里痛哭。哭到后来，白海棠又笑起来，心想：“大姐和表哥在宴会上露脸去了！爸爸也是，说我只十五岁，不让我参加社交活动。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多没意思。干脆去逛逛。”想到这里，白海棠就一人跑上楼顶平台，眺望了一会香港的九龙。只见眼下，一片灯的海，光的河，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广告牌，一阵阵喧嚣，直达三十四层平台。嗡嗡地，腾起层层声浪。楼下的乐声，象万箭在穿她的心。她恨她爸爸妈妈不公平，硬把表哥塞给大姐！她干嘛不能爱表哥？和表哥在一块？突然一阵海风吹来，她打了个寒噤。就在这一瞬间，她又想起在槟城长堤的晚上，严人杰西服上男人的温馨。

宴会前，她听白云龙说过宴会请的是什么人。这时愈想愈好奇，决心下去看看。感到只偷偷地看上一眼，就可以心满意足。想到这里，她就上了电梯，下到五楼。刚从电梯里

出来，看见白兰花和严人杰肩并肩，有说有笑从这个厅走到那个厅。不由气得连连呸了两口，电梯也不坐了，噤噤地跑下一楼，躲在花坛边流泪。她愈想愈委屈，愈想愈难过，索性双手把膝头一抱，缩身在花坛阴影里。

突然，一男一女的对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大哥，你看这姓严的小子，是不是打死老三的那一个？”

“很难说，刚才我望他时，他脸上很不自然。”

“嗯——我望他时也一样。”

“不过，他怎么会是白云龙的外甥呢？妈的，怪不得这小子……”

“我看还是让几个兄弟再来认一认。”

“认明了又怎么着？白云龙这老家伙不是好惹的！他又不受谁的节制！”

“管他，”那女的恶狠狠地说：“只要老三真是他干的，就黑吃了他！”

“怕不那么容易吧！”

“哼，我来钓他这条鱼！”

“你钓？”男的嘿嘿一笑：“你比得上白家的小姐？”

“哈哈，大哥，”女的满有把握地说：“你不了解男人。女人对男人，就象一碟菜，他们总是喜欢尝新鲜的！”

“哦——呵呵，你还算一碟新鲜菜？”

“去你的！姓严的小子初出茅庐，能品得出味道？嘻嘻……”

这对男女在花坛前说笑着向停车场那边走去。一路上，顺

风又将几句话传到白海棠耳中：

“这件事，你可要小心谨慎，要让白云龙知道了，说不定会一锅端的！”

“放心，大哥！”那女的娇嗲嗲地一笑：“不但不能让白云龙知道，也不能让那小姐知道。不然，会打翻醋坛子的！”

“哈哈……那就看你的喽！”

“你放心……”

白海棠又气又急，她不知这对男女是干什么的，但知道他们说的表哥、父亲和大姐。本想转去说一声，又怕走失了前面的男女，便紧紧跟在后面。一见他们上了车，白海棠就拦了一辆的士，从干诺道，过夏懿道、告士打道、淮园道、永兴街去了英皇道。直到鲷鱼涌转弯上了山。快到山顶，他们的轿车才拐进一条小道，停在一幢隐蔽在山林间的房子前。

白海棠下车时，问明司机，才知来到柏架山。对她来说，香港是陌生的。

四十来岁的司机望了她一眼，关心地问：“小姐，这么晚一个人跑这里来干什么？前面汽车里是什么人？”

“这不用你管！”白海棠嘴一撇，大步向那幢房子跑去。当她听到身后一阵汽车启动声时，停下想：“我怎么回去呢？”但她只皱皱眉头，又继续向那幢房子走去。愈走近那幢房子，她的心跳愈厉害，脚也越来越轻，腰也不自觉地蜷下来……白海棠悄悄跑近车后，记下车牌号，再靠近大门。正在探头探脑，只听身后一阵冷笑：“嘿嘿嘿……”

白海棠惊骇地回过头，一只大手揪住了她的头发，将她

拉近身边，望了一眼便大笑起来：“哈哈……是个送上门的鲜货！”

白海棠想喊又不敢喊，只是惊恐地望着满脸胡茬，三十来岁的男人。

那男人笑着松开她的头发，在她脸上摸了摸，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凑上脸就要亲。

白海棠惊悟，伸手推挡。不防那男子的另一只手已向她裙下伸去……

“哎呀，救……”

那男人猛缩回手，捂住她的嘴，挟起她向一旁的树丛里跑去……

白海棠在那男人怀抱里，徒劳地挣扎着，一双手乱抓乱打。那男人嘿嘿一阵冷笑，将她捺在树丛间草地上，整个身子也同时压了上去……

第二章

严人杰险陷万宝夜总会

送走客人后，严人杰又累又乏。白云龙今天高兴，多喝了几杯，上了楼，去盥洗室冲过凉，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严人杰从白海棠门外经过时，轻轻敲了几下，喊了两声，见没人应声，以为她要孩子脾气，便笑笑回到自己房间。严人杰很喜欢海棠的天真活泼。他知道她在想什么，认为她很幼稚。在她真挚的情感面前，感到一阵内疚。对白云龙，严人杰心情矛盾。作为舅父，白云龙当之无愧。但对白云龙是黑社会的毒枭，又颇为反感。这时，严人杰脑中又浮上同一个问题：“他是怎么成为这种人的呢？”刹时，严人杰想起了母亲的叮嘱：“人杰，你去以后，万万不要卷入你舅舅那个圈子里去。最好自己找个职业，免得日后担惊受怕。”想到这里，严人杰苦笑一下，脱去外衣，走进浴间……

严人杰洗过澡后，倦意全消，躺在席梦思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想了想索性披上睡衣，走到落地窗前，推开一扇，让寒凉的晚风吹进来。这间房正处在大厦角上，一面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港、昂船洲、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另一面可眺望中环和湾仔一带。这时，他就伫立在维多利亚港那一面。沉黑而宁静的海面上，是一片让他倾倒的夜色，美丽、静谧。

沿岸船上的灯影、在海中游戈的船影，构成倒映在海中的迷迷茫茫和五色摇曳的混沌世界：辉煌、璀璨、金光闪烁。尽管已近午夜，香港中区和湾仔一带，仍然是灯火辉煌，红霞接天。处在香港和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晚上分成几色：在空旷而稍远的中间，是暝暝漠漠的玄色，然后就变灰变亮。临到岸边，是两条斑斓炫丽的彩带。带咸腥味的海风，让严人杰不觉打了个寒噤，伸手刚刚关上窗户，就听见一声轻唤：“表哥——”

严人杰刚转过身，就惊望她一眼，在她熠熠目光的凝望下，眼睛移过一边说：“兰花，你还没睡？”

“跟你一样，睡不着。”她嫣然一笑。

严人杰这才想起，他站的窗口，离她的窗口不到两米。她肯定是听到他的声音才跑过来的，脚步那么轻，象只轻柔的猫。

“香港的夜，真美。”严人杰心不在焉地瞥了她一眼。

白兰花刚洗过澡。长长的秀发，散披在白晳玉润的肩头，弯弓似的细长眉毛，浓淡相宜、疏密有致。黑白分明的眸子，流溢出青春的妩媚，秋水的流波。白嫩的脸上，泛出芙蓉似的红晕。樱桃般的红唇里，闪露出洁白的花蕊。紧贴在身上的白丝裙，微妙而又清晰地突出她匀称的体型。微微颤动的乳峰，交迭在胸前的、柔软白腴的手臂，仿佛在发出春的诱惑、爱的呼唤。严人杰心头不由一阵乱跳。此时此刻的严人杰，与其说在看画中人，不如说人已在画中。

“表哥，你刚才在窗前想什么？”白兰花已决心抛开她雍容高贵、稳打稳扎的态度，开始进攻。她唯一担心的，是她只十五岁的妹妹。她听人说过，男人总喜欢年轻的。而白